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四五八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册目次

明文

海(六)

清 黄宗羲编……………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十五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陳太初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十五

餘姚黃宗義編

傳二十九

方技

齊琦王祥

齊琦者字仲圭饒之德興人也別號易岩時人咸稱之曰易岩先生因不復以字符曾祖明善宋端平甲午鄉貢進士祖潛起父顥世以儒學名初齊從祖有夢龍貴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四百十五

澄者皆明易專心邵子之學而貴澄嘗註經世觀物等書琦讀其遺書自幼即領悟其旨又廖應淮者建昌人精通邵氏學在宋季言國家運祚禍福如指掌而琦同郡傳立號初學者實得其傳立當至元間以其學顯世祖甚敬信之又祝泌者亦琦同郡人其於邵學尤精與應淮同時出其學則有子傳焉琦既承家學又兼得祝氏傳氏之傳蓋其為術由聲色氣味以起數而推極乎元會運世即其數之所見天地氣運之否泰生人吉凶

休咎之徵無不可以預定嘗至衡有周孚者邀請其家問以家事琦曰自予造居屋必厯一紀乃始生育人今滿一紀則歲中當添三子男今年十二月七日明年二月九日及八月子生之月日也孚補縣幙職待次于家明年三月當上琦曰子赴官在今年九月乎與同適市指一女子曰此為子家八月生子者也孚因納為子妾未幾其前官有故九月即之官十二月七日某妻果產子二月九日子婦復育子至八月所納妾亦生子矣當

曰子家今夜子時後山有不動之物動明日辰時前山有不動之物動是夕家後土庫棟橈崩明日大石墜前山巔金氏以問琦曰土庫崩萬二千時內損小口大石墜萬二千時有一布衣受宣命者未三年其孫自經死既三年其子用大臣薦授武畧將軍平江萬戶府鎮撫江浙行省平章呼圖克布哈致琦問動靜琦曰朝廷今日除公矣問職為何琦曰職三品耳且當理財賦後旬日報至果以其日除大府卿又曰然公還半塗必改除入

能五品也府判縣尹府判府判縣尹終六品耳已而中書除興和府判官而福建遷調又除崇安縣尹歷十月中書不理俾復任興和比至興和而過期不得任再授延平路判官又以故不赴復除浦城縣尹以終布曰吾階當至六品琦曰子可及五品為漕運官已而除海道鹽運千戶果五品也江浙提學黃晉卿年六十有六將致仕琦謂之曰來年乃可致仕當帶秘閣職名七十後于是起位一品然公性褊少容止二品耳于是明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四百十五

四

年以秘書少監致仕至七十有三復召為翰林直學士陞侍講學士而歸樞密參議歸陽謁琦琦謂曰公旦夕當陞職本府尋任風紀為三品又登政府二品矣頃之陞樞密判官即擢河西廉訪使遂拜四川行省參政中書平章嘉琿致琦問琦曰不出旬日公出中書矣越九日除大司農又問琦琦曰當復遠出耳俄遷平章行省江浙琦嘗語所知曰自今以往天下多故不十五年京邑南遷十里矣未幾海內大亂朝廷削弱而權臣挾皇

嗣駐河南今且十五年又嘗語人曰南士行入風憲矣方是時省臺擯南人不用已久不久果有詔用南人其術精驗類如此琦游京師名貴人非可與語者雖以禮來致未嘗往門外候謁者車馬如市亦未嘗輕語人而樂從韋布之士游琦嘗用薦者署初庵書院山長至正己丑自京師歸屏居番陽山中邀焉若與世絕或勸之出則曰時行時止吾豈固必者哉歲庚子乃携妻子至金陵居焉琦于經史悉究通大義雖精于數學然耻于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四百十五

五

術數名家講論易道剖析理趣多昔儒所未發立言建議必要歸于仁義道德有關於世教故士大夫間用是尤尊慕之

贊曰先天之學秦漢而下唯魏伯陽能知之至陳圖南乃發其秘一再傳而邵子出焉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事何莫不由心生心者理與數之會而世之言邵氏學者乃唯論數而舍理何哉陰陽五行有是理斯有是氣及其生物氣聚而有形則象與數所從出

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治亂禍福不能外于數而數曷嘗離于理乎故夫數囿于理理函乎數者先天之教也世傳邵子以其學授王豫天悅天悅蜀人死無所授以所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者同堊玉枕中未百日吳曦叛盜發塚出其書道士杜可大得之以授廖應淮而應淮所著又有玄玄集畫前妙用等書數十萬言悉以授傳立而齊琦得之則其淵源所自來可徵已余數從琦游聞其言未嘗不以理為本蓋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然世之淺于知琦者徒謂其于數為精何也余故取世之稱琦者錄其一二而特論其學術之大要著于茲

郭守敬

王禕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也生有異質不為兒童戲祖榮號駕水翁通五經精于算數水利之學時鎬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皆同學州西紫金山而秉忠與翁為同志友以故守敬就學秉忠所秉忠學通天人守敬學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四百十五

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四百十五

七

之悉得其旨要而又兼承家學之懿故其所造有異于尋常年十五六時得石本蓮花漏圖即能準其式為之又得尚書璇璣圖規闕為之尤極其精順德城北有石橋歲久為泥潦所沈沒無能知者守敬輒審其地形而求得之人以為神中統三年文謙為中書左丞薦守敬習水利且精制度有巧思徵詣關台對稱旨乃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于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揚州還河以避浮鷄洶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為三渠引入城東可灌溉其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畊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潯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溢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溢陽邯鄲洺州永平下經鷄澤合入澧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灌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舟河餘水相合

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溉田亦可一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十餘頃上覽其奏喜曰成吾國家之務者其斯人乎即授提舉諸路河渠明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文謙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各長袤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淵
卷四百十五

之今若按視故道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納其議行之又言當于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皆服其識十二年丞相巴延摠師南伐宋議立水站詔守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為圖奏之悉如其言十三年都水監併入中書工部除工部郎中是歲改修新厯立局以庀事先是秉忠言大明厯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宜在所立改未及用其議而秉忠沒至是江南平天下混一上思其言遂舉行之詔守敬與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而文謙易領其事前中書左丞許衡亦叅領焉守敬乃言厯之本在于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于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原所造與此處天度不符比量南北二極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淵
卷四百十五

九

差約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宜盡攷其失更置之又擇高壇之所造木為重棚創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得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仰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圖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是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合而作證理儀表高景虛其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闕管凡厯法之驗在于交會作日食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四百十五

十

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其器凡十有三又作正方按九表懸正儀凡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圓異方渾蓋圖月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攷十六年改而為太史院以恂為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乃進所造儀表式于榻前指陳理致一周悉自朝及夕上不為倦因奏唐開元間僧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其可考者今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廣必多方測驗而

後日月交會分數時刻之不同晝夜長短之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之不同可得周知上可其奏乃置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而出先從南北取直立表以測景南海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四百十五

十二

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

十三度半强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强西涼州北

極出地四十度强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

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强陽成

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

關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三度

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瑯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

十七年新歷成守敬與諸太史同上奏曰帝王之事莫

重于歷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四百十五

十三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間

閏餘乖次至漢造三統歷百三十年而是非始定東漢

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三十一年鎬洪

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疾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

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檢身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

承天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

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

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

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鎬焯造皇極歷始

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頗采

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

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為摠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

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

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日食

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

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四百十五

十三

改其創法者十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惟我聖朝統

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歷臣等用創造簡

儀高表憑測到實數所攷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

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影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

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

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

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

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

一刻半凡減大明歷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
歲餘自鎰宋大明歷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
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攷定四年
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
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
五分為今歷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
月丁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
度黃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四百十五

十四

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準其起自丁
丑正月至乙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
躔于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至今每日測到
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
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不的者外有三
十事得大明歷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
十刻與天道合五曰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
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于黃道

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
與大明歷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蓋自漢太初
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歷則于度下餘分附以
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
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
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歷日
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為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
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法推求每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四百十五

十五

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
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
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
式所創法者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
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
密一曰月行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
八百二十分為之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垛疊格
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

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內勾股弦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率與天道實為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紫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推變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于理為盡是歲有詔頒行新歷賜

名授時于是歷雖已頒而推步之式立成之數猶未有成書會太史卒守敬乃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注式十二卷二十二年陞太史令遂奏上其書又為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行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攷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八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攷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漕事利

便者或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或謂瀘溝自麻峪可達尋麻林上命守敬裁度之其言灤河者至中道不可行而言瀘溝者亦以石阻舟不可通皆罷守敬乃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言京城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滙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河每十里一置閘北至通州凡為閘七距閘里所止重置斗門互為堤閘以過舟止水上覽其奏甚喜

有旨令速行乃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庀事于二十九年春明年秋告成賜名通惠河興役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侶而守敬指授之其建閘處往往得地中舊置碑木人謂非偶然先是通州至京城陸運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及是舟運既通公私便之是秋上自上京還過積水潭見舳舻蔽水大悅特賜守敬錢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守敬又欲于澄清閘稍東引水與北

壩河接置閘麗正門西流舟楫得環城往來事不果行
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成
宗用廷臣言開鐵幡竿渠召守敬至上都議守敬言山
水頻年暴溢渠堰非廣五十步不可而執政者吝于工
費縮其廣三之一明年上北狩會大雨山水下注渠不
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上謂宰臣曰郭太史神
人也使用其言豈有此耶守敬以年老懇請謝事不允
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獨守敬以先朝舊

臣朝政賴以施為不許其請其後凡翰林太史官不致
仕蓋自守敬始守敬以純德實學為世師法其學所最
長者曰天象衍數水利事功初守敬之在西夏也嘗遊
窮河源又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
為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灌溉土田具有
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與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
梁之水去海甚遠而流峻急京師之水去海甚近而流
舒緩其言皆信而有徵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于日

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而破分之論起守敬
乃用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
驗方來無不脗合乃積年日法寫分換度之說皆所不
用其所為歷測驗既精設法詳具今且九十年無分毫
差者舊儀悉多蔽礙且距齒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
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守敬所為儀但用天常
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于赤道之上而附直距于
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環距端測日月星則以兩

線相望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秒至為切密
八尺之表夏至景長尺有五寸千里為差一寸其說見
于周官周髀唐一行雖嘗疑之而未之有改守敬乃為
表比古制加五倍上施橫梁每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
之景折取中數視舊法但取表端之景者加審矣又嘗
造七寶燈漏每大明會置殿中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
又造櫃香漏及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行幸所用又
起靈臺水渾運渾天漏大小機輪二十有五皆刻木為

衝牙轉相撥擊上為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如天左旋環則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又欲依張平子為地動儀及候氣密室皆究極其妙而未就也王恂以學自負者也每詣守敬見其匠制輒深嘆服之許衡學為世師語及守敬則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故生斯人也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臣禕曰自古國家之興相與鞏丕基而宏大業者固資龐臣碩輔之力而又必有博識特見之君子通天人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四百十五

二十

學而明于術數事功者出其間以致夫彌綸之用然後一代之治可得而成焉觀乎世祖之世若錫秉忠實默王恂郭守敬是已守敬視諸人雖稍後其尤稱宏博而傑特者乎夫自金宋以來學者務攻辭章以譁世而取重鮮有措諸實用者況乎天象術數水利事功之故當世不講久矣而守敬獨能任其絕學精神心術之所及度越古人遠甚用能成一代之制而示百王之法元之為國于是繼古帝而無媿矣嗚呼賢才之生天實使之

夫豈偶然哉

呂復 戴良

滄洲翁者姓呂氏名復字元膺晚號滄洲翁其先河東人也東萊先生成公與其季忠公自河東徙婺吏部郎知台州事諱寶之者復自婺徙鄞家焉大父克德父居敬比三世皆早喪翁幼孤且甚貧獨依母氏居既長從鄉先生受尚書周易久之棄去習詞賦後以母病復喜攻岐扁術而恨其無師一日遇三衢鄭禮之逆旅中即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四百十五

三十一

知為醫中毛遂也每謹事之鄭亦見翁醇謹無他頗心愛翁因呼翁語曰我有古先禁方及色脈藥論諸書知人生死定可治甚精我年老欲具以授公翁即避席再拜盡得其書受讀可一年所輒試之有驗然尚未精也鄭復教翁日記診籍攷方藥驗可否悉為叅訂不使毫釐失理又若干年所積為人治診病效無不神自是鄭之病家及凡寓公過客以病留鄞者必歸翁翁皆樂應之浙省平章尊達納實哩在帥閫時病無睡睡則心悸

神懾如處孤壘而四面受敵兵達旦目眈眈無所見耳
瞶瞶無所聞雖堅卧密室曉未嘗交也即選醫之良者
處劑累月勿瘳後台翁診翁切其脈左關之陽浮而虛
察其色少陽之支外溢于目皆即告之曰此得之胆虛
而風諸公獨治其心而不祛其胆之風非法也因投禁
方烏梅湯抱胆九日再服遂睡熟比寤病如失郡人蘇
伯支病衄旬浹不止時天暑脈弱衆醫以氣虛不統血
日進耆歸茸附彌甚則告術窮家人皆容貌變更蘇亦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四百十五

三十三

流涕長潛泣命其子強翁診翁至未食頃其所衄血已
三覆器矣及切其脈兩手皆虛芤右上部滑浮數而躁
且其鼻赤查而色澤即告之曰此得之酒酒酒毒暴悍
而風暑乘之熱畜于上焦故血妄行而淖溢蘇曰某常
饑走赤日已而醉酒向風卧公診當是翁為製地黃汁
三升許兼用防風湯半劑飲之立驗童芳仲幼女華病
嗜卧頰赤而身不熱命小兒醫三四人療之皆以為慢
驚風屢進攻風之劑兼旬不愈翁切其脈右關獨滑而

數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童曰女無病關滑為有宿食
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酒後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
及詰其內子李李曰乳母近掌酒庫鑰苟竊飲必任意
潛使人視卧內有數空罍榻下翼日拘其鑰飲以枳椇
葛花日三二服女起如常時童良輔子年十二患內癰
腹脹臍凸而頗銳醫欲刺臍出膿其母靳不許抱子獨
泣童馳告翁邀與俱及至卧內見一野僧擁爐熾炭然
銅筋一二枚烈火中瞪目視翁曰此兒病癰發小腸苟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四百十五

三十三

舍刺臍無他法翁喻之曰臍神闕也鍼刺所當禁矧癰
舍于內惟當以湯九攻之苟如若言必殺是子矣僧怒
趨而出翁投透膿散一七明日膿自氣分潰繼以十奇
湯下善應膏九旬浹瘡趙氏子病傷寒十餘日身熱而
人靜兩手脈皆伏俚鑒以為死也勿與藥翁診之三部
舉按皆無其舌胎滑而兩頰赤如火語言不亂因告之
曰此子必大發赤斑周身如錦文夫脈血之波瀾也今
血為邪熱所搏淖而為斑外見于皮膚呼吸之氣無形

可依猶溝隧之無水雖有風不能成波瀾斑消則脈出矣及揭其衾而赤斑爛然即用白虎人參湯化其斑脈乃復常繼投承氣下之瘡發斑無脈長沙所未論翁蓋以意消息耳普濟寺主僧體無為病蹶已三日不知人翁切其脈右口之陽弦而遲少陰之脈堅而勁不滿四十動而止此寒邪乘于腎肝所致法當以辛甘發其陽為作闕湯三升頓服遂起對客如不病然一藏已絕

去此若干日當復病病即死果死如其日臨川蕭雲泉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四百十五

二十四

羽客也偶游鄞造翁告曰某病兩目視物皆倒植屢謁名醫勿喻翁曰視一物為二視直為曲古人常言之視物倒植誠所未喻也願聞其因雲泉曰某常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達曙遂病翁切其脈左關浮促餘部皆無恙即告之曰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胆腑故視物皆倒植此病由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胆腑遂授藜蘆瓜蒂俾平旦湧之湧畢視物不倒植東臯寺僧述無作族姓孫氏一女子病厲風為夫所

出家貧不能致醫無作過翁約曰吾女姪病可念早昇致就翁診顧僧舍不宜能速為我治療乎翁曰諾他日匿患者于密室召翁診其脈翁曰脈來疾而去遲上虛而下實蓋得之醉酒接內而風毒乘之今雖髮光眉墜然鼻根章未陷肌肉章未死遂以防風通聖而益以下藥下淤血數升及蟲穢青黑物併進斬蛇長松等湯九復佐以雄黃楓油作膏摩之逾月瘥餘姚州守郭文煜病噦十餘日州之以醫名者畢至悉以附子丁香等劑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四百十五

二十五

療之益甚翁切其脈陽明大而長右口之陽數而躁因告之曰公之噦即古之欬逆由胃熱而致或者失察而反助其熱誤矣飲以竹茹湯未終劑噦止帥府經歷哈克繼侍人病喘不得卧老醫製麻黃之劑以散其肺邪翁後至診之脈口盛人迎一倍厥陰弦動而疾兩尺俱短而離經因告之曰病蓋得之毒藥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衝非風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倍芎歸煮二三升服之夜半果下一死兒喘止哈克繼密囑曰病妄誠

有懷以室人見嫉故藥去之衆人所不知也老醫聞之
慚而去樞密董孟起在帥閫時命翁臨診俾審新故病
翁切其脉兩寸俱浮弦脉法浮為風弦為痛兩寸屬上
部即告之曰明公他無所苦首風乃故病也蓋得之沐
而中風當發先一日則劇劇則大吐而後已董笑曰然
余少時喜沐每迎風以晞髮因致頭作痛痛則一如公
所言公善診章予療也為製龍腦芎屨九四分二之一
遂愈帥府從事特穆爾實呼病下痢完穀衆醫咸謂洞泄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四百十五

十六

寒中日服四逆理中輩彌劇翁診其脉兩尺寸俱弦長
右關浮于左關一倍其目外眥如草滋蓋知肝風傳脾
因成飧泄非藏寒所致飲以小續命湯損麻黃加朮三
五升痢止續命非止痢藥飲不終劑而痢止者以從本
治故也純孝廟祝楊天成女壽在室病不月命嬪人醫
療之不得其名狀及五閱月其腹如有姪求其色脉即
怪因給之曰汝病非有異夢則鬼靈所憑耳女不答趨
入卧內密語其侍媼曰我去夏追涼廟廡下薄暮過黃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四百十五

十七

衣神心動是夕夢一男子如暮間所見者即我寢親狎
由是感疾我慚報不敢以告人醫言誠是也媼以告翁
翁曰女面色乍赤乍白者鬼也脉乍大乍小者祟也病
因與脉色符雖劇無苦乃以桃仁煎下血類脉肝者六
七枚俱有竅如魚目病已延慶寺僧珂瑩中病翁診其
脉獨右關浮滑餘部皆無恙曰右關屬脾絡胃挾舌本
蓋風中廉泉得之醉卧當風而成瘡珂舞手索筆書几
上曰酒吾先佛所戒自祝髮來未常飲露坐當風誠所
不免其師天紀在座即怒訶曰汝處別業時每飲輒醉
乃諱疾自悞耶翁取荆瀝化至寶丹飲之翼日遂解語
湖心寺僧履師者偶搔咽中芥忽自出血汨汨如湧泉
竟日不止瘍醫治療勿驗邀翁往視履時已困極無氣
可語及持其脉惟尺部如蛛絲他部皆無即告之曰夫
脉血氣之先也今血妄濫故榮氣暴衰然兩尺尚可按
惟當益榮以瀉其陰火乃作四神湯加荊穗防風不問
晨夜併進明日脉漸出更服十全大補一劑遂痊全本